

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a dark, moody atmosphere.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dark blues, greys, and blacks, with some lighter, yellowish-green areas. There are some indistinct shapes t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figures or objects, but they are mostly lost in the overall texture and color. The brushstrokes are visible, giving it a textured, expressive feel.

张功懋绘画60年

Zhang Gongque's 60 Years of Painting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功懋绘画60年 / 张功懋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ISBN 7-5322-4939-5

I. 张… II. 张…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219号

张功懋绘画60年

作 者: 张功懋

主 编: 奚耀艺

责任编辑: 张 燕

英文编辑: 张洪敏

刘 俐

图版摄影: 蔡文海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馆: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2 印 张: 21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300

书 号: ISBN 7-5322-4939-5/J·4383

定 价: 290.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杭州里西湖 40年代 布面油画
Inner West Lake
40s Oil on Canvas

张功懋绘画60年

Zhang Gongque's 60 Years of Painting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FINEARTS PUBLISHING HOUSE

自序
Autobiographic Note



光阴匆匆，不期然间，我已届耄耋矣！遥望60年前，杭州国立艺专求学，昔日西湖少年，青春写情，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毕业后，踌躇满志，我取道香港欲赴法留学；然事出有因，时国内形势紧张，我又心牵恩师吴大羽，不忍离乡背井远离祖国。回沪后，不料羽师避学校解聘，我便随侍左右达四十余载，真挚深情风雨相伴。羽师的悉心培养，使我渐悟艺术之“大道”，至今心存感激。

早年出洋留学未能成行，使我在国内经历了各个富有意义的阶段，在祖国不平凡的环境中成长，亲历其境。然而，幸乎！不幸乎？现在回想倒也真好！岁月有惜。数十年来，自感幸福的是：凭天赋之禀赋，我从不敢懈怠，默默耕耘，孜孜不倦，绘事无有间断。艰苦、困难、悲衰与欢乐，已铭刻于我的灵魂深处。在艺术创造中，我深感祖国文化之灿烂，也因此更爱我的祖国。

“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乃我一生绘画之创作信念。六十余载丹青成果，弹去浮尘，汇集成册。赧感欣慰！我的艺术理想，抱负和境界已全部表述于其中。今我耳聪目明，身心两健，无数美象在心灵深处涌动而绘事不断，如泼水之白鲢鱼出游从容，但求自乐罢了！或览一两知而已！

张功勤

2006年6月

How time flies! Unknowingly I am now over eighty years old! Sixty years ago when I was studying in Hangzhou National College of Art, how young and high-spirited the lad by the West Lake was! Circumstances of those days are still alive in my mind as if they happened just yesterday.

After graduation, full of expectations and ambitions for the future, I went to Hong Kong, via which I planned to go to France to study further. However, for some unexpected causes, I could not make the trip to France. Furthermore, due to the intense domestic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my concern about my beloved teacher Wu Dayu, I did not have the heart to leave my native motherland. After I returned to Shanghai, master Yu was unexpectedly dismissed from the college. Thus I attended him at his side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during which we stood together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nd felt sincere affection for each other. Also during these forty years, I received the devoted cultivation of master Yu and gradually comprehended the "great truth" of art. Now I still feel deep gratitude to him.

The frustration of my attempt to study abroad makes me personally experience various significant periods of our country and grow into maturity in the unusual experience of our motherland. Is this good fortune or bad fortune? In retrospect, it seems not so bad, after all, one is always nostalgic about the past years. What makes me feel happy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s that by virtue of my innate perseverance, I dare not slacken myself but toil silently and diligently without ever neglecting painting composition. All the hardships, difficulties, sorrows and pleasures of the past have been branded into the depth of my soul. During my creative career, I deeply perceive the brilliance of our culture. Owing to this, I love my motherland more.

There is no art without innovation, and this is the painting belief I hold all through my creative life. I feel quite gratified that the pit and marrow of the fruit of my sixty years of painting is gathered together and compiled into a painting album. My artistic dream, ambition and attainment are all embodied in it. Now I can see and hear quite well; also I am healthy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Numerous beautiful pictures are rushing in the depth of my mind. I still want to paint from time to time to entertain myself, just like a hemicycle leuciscus that swims leisurely in the river, or just seek one or two bosom friends to discuss painting with!

Zhang Gongqin 2006-8

目录

青出于蓝胜于蓝	丁天缺	8
东方 西方	闵希文	10
精神的雄强者	石建邦	12
飞光彩韵 天地灵趣 ——张功魁先生作品赏读	郑耀芝	22
作品索引		34
图版		37
年表		241
跋	叶文西	248

Contents

The New Coming from the Old Outdoes the Old	<i>Ding Tianque</i>	26
.....		
Orient and Occident	<i>Min Xiwen</i>	27
.....		
A Spiritually Magnificent Person	<i>Shi Jianbang</i>	28
.....		
Rhythm of Light and Colors, Spirituality of the Universe —An appreciation of Mr. Zhang Gongque's works	<i>Xi Yaoyi</i>	32
.....		
Index of Works		35
.....		
Plate		37
.....		
Biography		241
.....		
Postscript	<i>Ye Wenxi</i>	249

青出于蓝胜于蓝

丁天缺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提起那如火如荼、几曾淹没了整个艺术世界的抽象艺术运动，一般都只知道是一大批近代西方的抽象艺术大师所首创，殊不知抽象艺术的渊源，实始于古老的中国。显然，唐宋时期无数名贵的艺术精品，已崭露出抽象的内涵和表现。这并不是虚传，因为古老的中国，在战国时期已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谱写了抽象的蓝图。如果把时代更推得近些，可以说，《周易》阐述的“阴阳道变，刚柔相推”、“生生不息”之理，该是抽象的先河；其后老、庄而广之，“虚实”为用，以应万物；汉唐而后，佛教东渐，参之以“色空”，如是则抽象之义备矣！

抽象画家张功勋，便是这个抽象文化古国里诞生的骄子。在国立艺专求学时，张功勋受业于吴大羽教室；从塞尚的创作中领悟了“体”的概念；从凡高的向日葵中嗅发了激情的浪漫；从夏加尔和达利的幻想中探索了神秘的梦幻；从马蒂斯部署色彩的效果中，认识了色彩可以替代线透视的真谛；从毕加索的构成中理解了变形奥秘；从高更和卢梭的创作中感悟到了对“野”和“朴”的向往；从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赏中，体认了诗画如一的空灵境界。

1948年，张功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国立艺专，就业沪上。1949年，中国政体发生了社会主义的变革，而年老多病的吴大羽先生，正因学术问题遭到学校极左思潮的攻击，被迫离校，养病沪上。如是，功勋适侍疾羽师之侧，四十余年，尽得其真传。

谈到张功勋的恩师吴大羽教授，他是中国老一辈艺术家中唯一具有现代思想感情的学者，他学识渊博，集儒、释、道百家之学，胸怀旷达，票赋非凡，年17，便只身赴法留学，既精油画，又工雕塑，曾出入于名家布德尔夫（Antoine Bourdelle）门下，后应大学院（当时领导国家教育事业之最高机构）院长蔡元培先生之召，偕林风眠先生、林文铮先生归国，在杭州创办国立西湖艺学院（即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前后培育了很多杰出的艺术青年，诸如当代颇具盛名的抽象画家赵无极、朱德群等……余先生命运多舛，长期病困沪上，至1988年元旦逝世。大羽先生生前创作颇富，多为大幅油画，如《泉》、《春》、《岳飞班师》、《保卫祖国》等。画风近印象主义，惜却限于日寇解放后，《回乡》、《公园的早晨》、《清论》、《谱韵》诸作，更显得作风纯朴古雅，色彩鲜明，线条流畅，既具有深不可测的意境，更泛著强烈的音乐感。看了羽师的画，谁都能自觉心胸因之而舒坦，性情悠然而宁谧，可惜大部分作品，多毁于文化大革命，今存者，已寥寥无几。然而张功勋的抽象画，其发展与成就，正端赖着羽师晚年这些出神入化的创作，而启迪了他此后艺术的趋向和成就。

在上世纪40年代，我执教于吴大羽教室，与功勋的相识，真可以说知之有素。他为人豪放耿直，谈吐热情而有风趣，那种眉飞色舞、挥拳击掌的气势，一如他的绘画，尤其能表达出他心声的作品，该是他近期创作的抽象画了。

说真的，功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致力于抽象画创作，但轰动当世的西方抽象画的原作，还是直到80年代赵无极



30年代末，在西湖国立艺专任教
Early 1980s, a photo with his beloved
teacher Mr. Wu Dayu



2000年于杭州，金子光祿、梁雪梅、陈鹤、吴中甫、李
学武、金子光祿、梁雪梅、陈鹤、吴中甫、李学武
2000 in Hangzhou, a group photo with the married couple
of Ding Tongqun and Xu Zhenqun, Pan Guanghui, the
headmaster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Ningling
the headmaster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在杭州举办个人画展时，才初次看到。当时他在赵无极先生的画作面前，观看多时，终于若有所思，不禁惊呼道：“赵先生在美国抽象艺术大潮中所创作的抽象画，在表现手法上，固然和我的抽象画很不相同，但在本质上却别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赵先生的抽象概念的种子及其发展过程，是在欧美抽象世界中孕育出来的，而我的抽象概念的种子，则萌芽于长期封闭着的抽象文化古国之中，成长在自我无援的内心世界里。至于我们执意追求的目的，则是同一个深邃的‘抽象内涵’”。

1990年，默默守在画架面前的张功悠，终于有机会走出了困他于孤独的国门，接受美国的邀请，去纽约作学术交流。8月，在新泽西州爱迪逊凯画廊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张功悠现代绘画艺术展览。其展出大幅抽象油画三十多幅，统体看来，每一幅都显得虚实实在，空灵变幻，莫测究竟；至其运笔也，迅则骤于鹰击长空，缓则柔如蝶舞春阳；昂扬顿挫，谓之交响舞曲，不为过也；其设色也，浓则绿翠红艳，淡则清流素绢；其造型也，势猛则胜虎豹，情婉则似淑女，凝重则荒岩突兀，轻盈则云烟飘拂。其表现之手法，堪称曲尽能事，已臻随心所欲、无往而不逢的境界，更难得的是在画外吐露出难以言述的情愫，蕴含着既深且玄的哲理。

1991年2月，在美国新泽西州福马艺术画廊举办第二次个展，1992年1月又在纽约法拉盛如意画廊举办了第三次个展，历次展览都得到观众和艺评家的好评，如圣若望大学美术系教授张道林先生说：“张功悠大师的画，画风明朗、奔放，融贯中西，堪与荷兰画家凡高并驾齐驱，是东西方两位杰出的绘画天才”；艺评家林达·托洛斯基（Linda Tolorowsky）女士，则盛赞“张功悠的画兼有东方的细微和西方的抽象，笔触的运用，似乎让画面有流动之感”；《美东时报》评论张功悠大师的画风：“具有空灵画艺术的风范……”。

张功悠仅在美国逗留了短短两年时间，他的艺术创作就取得了如此的成就和影响，真是难能可贵，在这里，我仔细思考了其中的道理，不外有二：

其一：庄子《南华经》中说：“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功悠作画，也许深得此道吧！

其二：我记得在大羽教室学画时，羽师曾说过以下的话：“用手作画的是学生画，用笔作画的是教师画，能够忘掉手和脑，而能以‘心’来作画，才称得上是艺术家的画”。看来功悠已深得其道，是用其“心”作画的缘故吧！是的，我记得《华严经》里也这样说过：“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相，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画，彩画中心无，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如果以此佛语来印证功悠的创作之路，也许倒有些仿佛。

（1994年4月于杭州）

东方 西方

闵希文

如云如雾，又如狂涛骇浪，忽而密结，忽而空灵，是空，是实；变幻难测，像是虎头，又是牛首，是大阳，是飞禽，是走兽，骤然而，一切全无，只是那笔意的纵横，龙飞凤舞，凄凄累累，色染气扑，是韵，这是来自祖国的才情，是大自然空气、水、土、火元素的神髓，既扎根祖国的泥土，又引来西方的智慧。张勋修的油画创造了西方艺术和中国传统气韵的碰撞，这种表现方式得平衡守候着时间和空间，心灵和感觉，以音乐作启示，以诗为灵感。在此无须具体描写，仅抓住神韵的无限想象，功效在这里并不想表达什么思想，而是显现张勋修到美的境界（元素）。

张功武，1924年生于上海。1943年只身奔往北平后方工作，报考有现代绘画意识的国立艺专西南系。那里的老师都是崇尚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和巴加素描西方大师的，这是他一生中20年代在巴黎学到的艺术开拓者。其中方干民和吴大羽教授两位高徒同同学们所尊敬，功武先后受业在老两以及当时教师班的负责教授了天峡门下。1948年在国立艺专国画系毕业，他刻苦自学，成绩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们的赞赏，是最后一批在大羽的指导下习。尤甚之后的四十余年里，得到师恩的悉心培养，并建立了真挚深厚的感情，情同父子。羽师将自己的各种艺术见解和学识传之于他，所以得到了羽师的艺术精髓。大羽是中国老一辈油画家中唯一精通现代西画的学者老前辈，是中国现代绘画的奠基人。羽师思想深邃，赋有精神。一生耕耘，1988年数日无天逝于上海。羽师生有两位高徒，一位是入法籍的高富堂画家赵一，一位就是功武。功武之所以能在关闭半百的50年代中国国画上创作出抽象绘画来，全然归功于羽师的教导和启迪。自此以后，他就一直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前进。抽象艺术是极端自由的，既能超越物象，又能表达内心，这种境界上，比具象要难得多。所以抽象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萌芽后，始终保持了旺盛、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活跃在世界艺术上并发展呈绝处。40年代初美国画家波洛克把它推上了新阶段，使抽象画成了世界性的一种绘画流派。60年代成为艺术家的一切线下，绘画流派，抽象画是继19世纪下半叶各种现代派艺术性语言：形、色、光、线条组合、升华提炼而成的。最终形成了理性性和感性两大类别。而功武的抽象画是归入感性这一类。因为它富含中国文人的气质，中国文人讲求洒脱、恬静和超脱。这些比较接近感性的因素。功武直到80年代才第一次到抽象画的领域，就是无独有偶杭州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个人画展。功武认为“在抽象画创作上，我已50年代初期摸索了这一形式。今天看了他的画，佩服他们恰是异途同归一样”。无怪是在巴黎后才找到抽象画这一形式的，而功武却在国内同样感悟到这种形式。可见，绘画是不受国界、环境所限，它是人类自身的内心产物。只要有这种修养，就能得出同样的成果：学术是不能垄断和封镇的。功武的抽象画创作就是最佳的例证，也更证明功武在这方面的才智和醒悟。这次一个画家都能办到的。

功愬在国立艺专阶段，也还是画具象作品的，他的作品接近崇尚和野兽派。也采用立体派技法。那时候他就不愿去追随某一位大师。而也在探索一些另外的东西，如技法上的感情表达。画面的中国情趣、构图上的散点透视等等，这些不能不使他日后走上抽象之路。他也没有放弃对中国画的研究，同时也十分爱好书法，他之所以能吃透东方西方，与这种锲而不舍的综合素质有关。功愬默默无闻地处在不被人理解的情况下，度过数十年的冗长岁月，似乎比崇尚尚在艾克思更令人悲哀。



1996年，赴京州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研讨会”，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一次大会，会上，现场作画，并发言，发言题目：《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函授生》。

1996, went to Beijing to attend the Symposium on Mr. Wu Dayu sponsored by China Oil Painting Society, a group photo with such experts and scholars present on the symposium is Wu Guangzhong, Zhang Jianping, Shan Dazhen, Huo Yungui, Xu Jiongbei, Xu Junxian, Zhang Zuyang and Wang Huanyang etc.



1985年，曾庆伟美术学院“艺术大师班”同学合影（左起张广科、赵秉斌、庄宏业、丁玉琳、郑博郎）
1985, the Zhejiang Academy of Ar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Zhang Guangke, Zhao Bing, Zhuang Hongye, Lin
Hongkang, Ding Tianqiao (in Shanghai).

抽象画到现在还是很难以理解，尤其我们东方人，对画总要问个画什么。然而抽象画绘是无法言说，只能心领神会，需要的是去感受而不是解答，因为画家也是在接触画布后才逐渐明确画面的。有人曾在北京香山饭店看了赵无极的两幅水墨抽象画说：“这种画我也会画。”这只能说明抽象画创作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和误解。我们不妨来听听赵先生自己的话：“我是无法像画具象作品那样随时拿起笔来就可以作画的，当我画意不在时，我只能休息，只能默默静思，只能等待，当灵感来临的时候，笔在画布上会自动变幻，会自动地按自己的内心感情驱动，然后一幅画就这样完成了，我几乎很少去修改。”可见，若要了解某个画家的抽象画，就得跟着他的情感走。画家的头像像一部“感情”的计算机，不同的画家储藏着不同的信息，画家的个性承受客观制约，却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抽象画上的组色彩和另组色块相互交叉、冲突和重叠，都是画家情绪波动的反映。功怒尤其发挥了中国画里的墨韵和气势，墨色和色彩相互对峙，让一片灰色中透出闪光点，协调了画面上的急流、波澜、狂暴和顿挫，既表达了流水、火焰、坚固的土地和迷濛的空气，又表达了心灵的碰撞。感情的起伏，呼吸的律动，波峰的汹涌，表达了画家的欲念，心灵的痛楚。难以言说的懊丧和苦闷，更点燃了视觉中的精神之火。

功怒作画，只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从不作作构思。他几乎是以油代水，以布代纸，让气势在这里驰骋，仅仅抓住心灵的感受，以一种默想的语言转化成审美的易感性，随着冗长的气息，意外的喘息，骤然的变幻，借助变化不断的扩张，借助变了形的线条和无限变化的墨迹，既是风景，又非风景，来自诗意的境，是一些蕴含了愿望的音符。

功怒是一位纯艺术家。1990年受邀去美国作学术交流，同年6月在美国新泽西州Edison J.c.c的Pargot Gallery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张功怒现代绘画艺术展览。1991年2月又在新泽西州New Brunswick福马艺术画廊举办在美第二次为期一个月的展览。接着下半年又在纽约法拉盛如意斋画廊举行第三次展览。每次画展都是盛况空前。观众踊跃。美国美术评论家Linda Tolowsky赞杨说：“张功怒的画面有东方的细致和西方的抽象。画面气韵生动、笔触空灵，似乎让画面有震动之感。”圣若望大学美术系教授张道林评价说：“画风明朗奔放，融贯中西。”一位美国知名画家称赞为：“可以与荷兰凡高并称为东西方杰出的绘画天才。”《美东时报》刊有康序的《论张功怒大师的画风》评论文章，文中写到：“仔细观赏张功怒先生的画，我们从心底里尊其为大师。”很明显，功怒初次赴美，就赢得了这么多的一片赞美之声，这决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是功怒作品感人深切，人们才会发出如此由衷的敬佩之情。

功怒的情况可以说正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大器晚成。”他一生不得志，颠沛流离和高更一样，长期不被人知晓，默默耕耘，显示了中国人文人的心境淡泊，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一生追求的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终将结出丰硕成果。

（1994年4月于上海）

精神的雄强者

石建邦

荷香成林柳成荫，远逝的感怀千回。
不眠的月夜幽思，只随春风渡江中。
——题《张功懿》

中国近代美术发展的风云波澜，是激荡起伏的时代回响。潜藏了无数壮怀悲歌的人生咏叹。

张功懿，是艺术界的屈辱男子。中国美术界一颗长久埋藏的异质种子，当代少数几位有大师气质的艺术家之一。

薪尽火传，作为吴大羽的嫡传弟子，40载寒暑相随，长兄曳地，春风化雨，张功懿尽得真传，并化而广大……

人生的抉择

让我们不妨精研回顾历史。

1988年元旦的中午时分，当人们还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无比喜悦之中时，没有多少知识界的人士会注意到有一位85岁的老者，因肺原性心脏病而溘然长逝。即使美术界的许多人也不知道这位老人的逝世究竟标志着什么，人们无法知道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真正分量和影响，这种分量感也许要一直到近十年以后才为世人所逐渐认识。这位老人就是吴大羽。

文革以后，当许多美术界的前辈眷宿陆续复出，平反昭雪、扬眉吐气的时候，当本来并不怎么的一些画家摇身一变，粉墨登场，以混淆视听，吸引大众目光的时候，他却选择长久的沉默，甚至是退避三舍般的隐居闹市。人们无法知晓其内心的莫大悲哀。

这就是吴大羽晚年的最后岁月，带着孤寂、无奈的心情离开人世；长期以来道美术界的无情封杀，使世人已经彻底遗忘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美术老人的存在。

身为弟子的张功懿真是悲恸万分，不可名状。“生我者父母，育我者羽师也”，长期以来“一直在羽师的教导下学习，经常谈论先秦诸子百家、魏晋文风，尤其老庄之学，古代文化如此丰厚，见解之渊博，文采之灿烂，世上无有。在这漫长的40余年得到羽师的悉心培养、教导，并建立了真挚深厚的感情”^①。40年陪伴在侧的师生情谊，使张功懿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缓过神来。“我总以为这是一个梦，而且又常常在梦中见到自己与羽师对话，又时常在黯淡闪现他和我说活的神态，特别是羽师兴奋激动时的那种样子。我知道，羽师的精神气质是如烙印般刻在我的心中了！”^②此时的张功懿，他心里的哀伤和痛切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40年来随侍恩师左右，患难与共的点点滴滴，如千头万绪的乱麻涌上心头，百感交集。

张功懿，1924年出生于上海宝山的一个普通人家。少年时代即展露出美术方面的天赋异秉，1943年，在抗战方殷的危难时刻，20岁不到的张功懿和一批热血青年一起，怀着报效祖国的急切愿望，一同来到重庆。后来，正逢辍展内迁至重庆的杭州国立艺专在沙坪坝的驹溪进行招生。于是，张功懿前去投考，结果成绩优秀被录取。



1943年，杭州国立艺专时期。
Early 1940s, Zhang Gongyi when
he w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少年时代的张功愬
Early 1930s, Zhang Gongxi

1947年，吴大羽回归母校，让自由敏锐的张功愬深深震动，从而转入吴大羽工作室学习。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会追随吴大羽先生四十多年，陪伴老师度过将近半辈子的艰难岁月。

至年夏日，张功愬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他踌躇满志，鸿图远大，像其他年长的艺术学子一样，满心期望去法国巴黎留学深造，一窥世界艺术之都的斑斓风貌。他也真的去努力落实了。毕业不久，闻悉香港办理留学手续便捷，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于当年秋天，他便心急火燎地来到了香港。

孰料，真所谓事与愿违，功亏一篑。张功愬滞留香港期间，行李遭当地小偷洗劫一空，不但盘缠全无，而且护照证件也杳无踪影，徒叹奈何！

更让这位年轻人备受煎熬的是，国内局势急剧多变：山雨欲来风满楼，人民解放军开始挥师南下；人心惶惶，许多中产家庭和知识分子纷纷选择逃亡香港、台湾和其他海外地区。许多人劝张功愬干脆留在香港，不要再有回去的念头了。

面对这样的人生抉择，张功愬确实非常犹豫彷徨。留在香港，或许还可慢慢设法补齐有关手续，重圆去法国巴黎的留学之梦。何况即使常住港岛，凭借其25岁精力旺盛的年龄，打拼一番，未尝不是一个重新发展、开创一片事业的大好机会。

但他又挂念上海老家的父母，更挂念自己的老师吴大羽先生的境况，不知道偏强硬做、过惯象牙塔中生活的老师能否安然应付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局。

张先生事后回忆：“在香港的那些日子，我真感觉自己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像大火同时烧了屁股和眉毛一般，前左右，进退为难。最后我经过权衡，毅然决定逆流北上，回到上海，即使冒着生命的风险，也心安理得，因为我要回到羽师的身边。即使一切落空，我也心甘情愿。”

“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徘徊踟蹰于天星码头边，看着天星小货轮来回于港岛和九龙之间，迷离时仿佛看到自己的魂魄随船而去。随船而来。那种茫然的心情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我知道我的心是在故乡，是在羽师的身边，我必须回去！”

张功愬终于回到了上海。不久，上海迎来解放。怀揣艺术理想和爱国热情，张功愬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美术工场的工作。当时的美术工场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个武器和工具。新生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阶段有着无数如火如荼的运动，因此美术工场的工作就是为各行各业的重要活动作好服务性的美工工作。因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纯粹的艺术创作，尤其是像吴大羽、林风眠—贯倡导的所谓“新派画”创作更是被贬为堕落的资产阶级艺术，受到人们的批判。人们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些，张功愬看在眼里。本来还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圈子中有所发展，做一个专职的美术工作者，实现自己的艺术之梦。但严峻的现实告诉他，在当前的环境下，再想在美术圈有所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以自己耿介率真的个性，随时都可能有不测之祸降临。经过长时间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和掂量，为了保全自己的艺术创作之梦。